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設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志和水戲夏統編耕

續仙傳張志和會稽山陰人也特願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

上獨酌嘯詠其蓆往來後有雲鶴隨其上真卿親賓寮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晉隱逸夏統字仲御會稽未與人勿孤貧養親以茅間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

海邊拾蟻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若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平議

出處遇濁代當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李平可活隱瑤再生

宣室志上黨程逸人有符術唐劉悟為澤

潞節使臨洛縣民蕭季平家甚富一日暴卒逸人嘗受季平厚惠聞其死馳傳視之

語其子曰爾父未嘗死蓋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乃朱書一符向空擲之食頃果甦曰初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約行五

十餘里適遇一丈夫朱衣杖策怒目從空而至謂季平曰程斬邪召可疾去於是綠衣者懼而走朱衣人牽其杖偕來遂醒其

家驚異因問逸人斬邪謂誰曰吾學於師氏歸依龍虎斬邪蘇因解其所佩錄囊示之後遊閩越不知所在

仙傳拾遺周隱瑤洞庭道士也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謂其弟子曰檢視其尸勿令他犯六年後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則臭穢虫壞唯五藏不

變依閉護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鬚而黑鹿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狀貌益壯場帝召至東都懇乞歸山尋亦遂其志

看吾三住墨狄五行

西山會真記施看吾字希聖嘗作三住銘云太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凡在萬形之中其所保者莫先於元氣元氣若住則形住形住則神住此三者既住則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大理昭然玄居者不信之矣

神仙傳墨子名狄仕宋為大夫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忽見

一人乃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爾於是授以

素書未央圓方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後得地仙隱以避戰國

邢公丹竈周貫藥鑰

談選九嶷山中絕頂人迹所不及舊傳有仙隱於其上近有本郡監兵子曹雄因獵山間遂深入至峯頂見結茅三兩間中一

人隱凡而生雄再拜問之答曰吾那仙翁也自唐僖宗時隱此因延雄訪以世間事雄視其所居唯一書閣及丹竈几案有所著詩雄求錄其詩得十數篇今錄出一篇云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潢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劔床前龍虎一鑪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宮四序花為愛陰符問元義更隨綠仗入烟霞雄後追復舊遊幾月方到環視居室雖存而仙已去矣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治平間嘗往來西山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鑄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鑄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先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

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鑄彈指空剝剝李果踏馬折一足

童子錦帷尚父綉幃

西山記孝武寧康二年八月一日許真君晨起忽有雲物自天而下仙降於真君之庭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遊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是月十五日中忽聞音樂來自天際青童綵仗龍車羽蓋來迎許君與家屬四十二口及雞犬皆乘雲上昇頃之有錦帷自空飛下復有雞栖墜於宅東南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軍催軍食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沙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輜車繡帷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降子儀拜祝云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當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後子儀立功貴盛拜太尉中

書尚父年九十而薨

王賈玉符天寵金鑰

廣記葵州參軍王賈舉孝廉擢第授葵州參軍時杜暹為葵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懽與暹同部領使洛陽過錢唐江登羅刹山觀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壞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開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匱高丈餘鑰之賈手開其鑰去其蓋引進手登之因入匱中又有金匱可高三尺金鑰之賈曰玉符在中非有緣不能見也因引手復出則已至岸矣仍告暹曰君有宰相稟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仕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

閑中雜記崇寧間南康軍進士彭天寵者初未嘗學道忽自言天人降其家且得天書一日沐浴語人曰我昇天矣閉戶不出有頃失所在後四十二日忽渡江歸且曰

我初去時泛一金船載雲中如在綿上逸
遷昇天見一道士曰予在晉時為彭澤令
有功及民故係仙籍因指白氣示之曰此
父母思汝之愁氣盡歸爾九十年當復來
及遺金銀鑰匙各一使復泛舟下至蔡州
以金鑰賣之得錢歸至江特渡錢盡又賣
銀鑰匙得錢買舟至其家錢盡父母驚喜
他日令娶婦亦無他異

洛下痴羊山中病鶴

鷄跖集洛下有洞穴有人候墮其中見宮
殿人物非凡處又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
食之不知所以問張華華曰此乃地仙九
館也大羊乃痴龍也
雲笈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
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
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
一足將折須得三世入血數合方能愈也
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上人少公且
非純人乃授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
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

陽所遇頭象志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
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
李公拜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
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
其傷處裂帛裹鶴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
後當輕舉相見非逸慎勿墮志李公拜之
鶴冲天而去

景翼邪正與明苦樂

道學傳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
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群僧與景翼對
辨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
蘭生拒羸來公折隗茂以加焉
仙傳拾遺陳興明遊名山遇神人告之曰
世人修道多不能勤久故罕親其成功汝
之積功亦可佳也如無退志何慮不列于
玉籍然前苦後樂苦即有窮樂即無極夫
林谷幽棲禽獸為伍飢渴必至寒暑辛勤
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
變化無方策空駕虛坐生雲翼可謂樂矣
得不勉於修礪乎興明拜曰永佩聖言畢

志於道不敢怠慢修之十八年晉大始元
年三月一日於衡岳昇天

歸真馴兔顏闔飯牛

橫山觀記國朝大中有宋歸真者葉官
服道結廬山側茹芝絕粒三十餘年晨昏
誦誦輒有白蛇白兔馴伏如聽太守趙需
目其廬曰廣寒室嘗留詩以贈焉

南華經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以幣
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衣而自飯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使者曰此顏闔之家
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曰
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
之則不得已

茂實乘虎太白跨虬

廣記王夔南陽穰茂實之僕也一日辭去
謂茂實曰感君恩過深欲奉報復家甚近
其中景趣可觀能一遊乎茂實曰可然不
欲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夔曰甚易乃截竹
枝其上書符曰君杖此入室稱疾潛置於
衾中抽身即出乃相與南行數里餘有黃

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茂實驚
欲回夏曰無苦但前行夏即乘麟茂實乘
虎上仙掌越壑凌山殊不覺峻峻至一山
下物象仙媚樓臺松石非世所有紫衣吏
數百人迎於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
皆殊執樂拜引宴於中堂歌鸞舞鳳及諸
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家間
事因教以至道贈金百鎰令送之到家家
人方環泣云卒已七日夫以心間尚煖未
殮也茂實遂棄官遊名山不知所終

○異人錄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
道士在高山大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
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
東去

高士善卷仙官馬周

高士傳善卷舜時高士舜欲以天下遜之
卷曰冬衣皮毛夏為葛絺春耕足以肆力
秋飲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遠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遂不受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列仙傳馬周少時多困於酒一日出城遇
一老人揖坐林間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
重孫何為沉困於酒自擬因餓五神已散
旦夕將死何不省悟復曰汝本華山素靈
官仙官今召汝入宮周同行果見其宮室

姓字存焉遂啟戶而入見爐火鼎器備具
忽見五人立於前曰向先生酒酣而我奔
散今請閉目復入神室明日謁天崗崗曰
子有所遇位至丞相宜自勉之周果歷台
輔數年真仙下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太一

伯元冥視梁謔夢遊

真謔霍山有學道者鄧伯元同王元甫授
神人吞日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冥
視夜書道成太帝遣羽車同元甫白日上

昇

高道傳道士梁謔字考成一曰相者見之
曰此子目流白先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
果樂仙道成無初事鄭法師於樓觀常夢
與仙人遊或登山或飲石髓由是自有

所悟欽奉者多謔厭之乃深入崑谷目能
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旦忽謂門人
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
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
隱于空時太興元年戊寅歲也

山甫吉凶守信禍福

神仙傳伯山甫雍州人也居華山常服食
黃精二百餘歲每至人家則知人先世善
惡有如臨見吉凶言之皆效

東齊筆錄秦州徐二翁名守信日持一帚

以掃堂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
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
將赴闕便道訪二翁拜而問之翁驚走呂
追之忽回顧曰善守信善守呂意謂善守信
貴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
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職知

單州即單守之應也二翁崇觀間春過優

厚賜號沖和先生建仙源萬壽宮以居焉

陳絢市鮮樓真咬肉

江南野錄陳絢善天文長於雅誦嘗吟曰

一鼎雄雄文武火十年寒暑鹿麋皮寄語
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又乾坤見
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踈晚絕縉紳之
望以修養爲事隱居西山種藥開寶中嘗
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資則未鮮就
鑪對飲傍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
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空當拍手
歌疑其爲夫婦也或云得仙矣

本朝蒙宋智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
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
或時縱酒遊市鄙咳腐肉數斤後召至闕
下真宗賜之以詩

爾未浮石鮑焦抱木

五代史補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
藥一粒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
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峽山
將渡江有叟贖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
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藥即
時輕舉
隱逸傳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

絲麻居深山食木實衣木皮人或問之木
實木皮亦天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
更不食抱枯木枝而死

嚴東一瓢道徽百斛

高道傳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齊建元中

詣晉陵依道士李景游東自晦若愚或與
之談論則所造精微每齋一瓢隨行在晉
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授筆注度人經辭不
傳翰窮日而終後入溧陽山中不知所之
賢已集孔道徵守志業不仕父祐至行通
神明隱於四明山嘗見谷中數百斛錢視
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
礫有鹿中箭投祐祐爲之養瘡愈然後去
仙君橋井神女竹壇

柳江集蘇仙君一日太上有召將補真官

臨別告其母曰明年此郡當有疫疫可取
庭前井水一盃橘葉一枝以救人疾苦必
有奇驗亦少資甘旨言畢出門衆仙擁衛
幢節羽儀森列左右冉冉昇天而去明年
果大疫毋以井水橘葉救之無不立愈至

今橋井存焉

集仙錄雲華夫人名瑤姬西王母女也能
飛騰變化禹遇之疑其怪誕非真仙也問
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
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靈氣成

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雲華夫

人乃金母之女也其後禹遂禮之乃得理
水疏決之道策鬼召神之書神女乃化爲
石今巫山有神女石即其所化也又有神
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或飛物著壇上者

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常瑩潔焉

劉商囊藥樂天鑪丹

神仙傳劉商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
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於
是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
道士賣藥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雙手
登樓以酒爲歡道士出一小藥囊贈商并
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乃上酒樓藥囊爲
賜別千載更何求乃別去商開囊視之紙
裏一葫蘆得藥九粒如麻子依訣服之頓

覺神爽不飢後往義興愛景畫溪之景乃入湖漁隱於山中人多見之曰我劉郎中也有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仇池筆記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張碩羽帔原憲華冠

列仙傳張碩洞庭人遇女仙杜蘭香降其室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留玉簡以為登真之信命玉女齋羽帔絳履玄冠以授於碩且曰此上仙之服非洞天所有也碩乃白日飛昇

南華真經原憲居魯桑樞而甕臚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屣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遜藏却粒仲都禦寒

高道傳孫遊嶽字頴達常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顏采精爽老而愈少

王氏神仙傳王仲都過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冬月單衣乘駟馬車從帝於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國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亦不汗後亦仙去

孫博成火譚峭入水

神仙傳孫博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中亦能使身成火行見中使從者數百人皆不燒病者指之皆愈後合神丹得仙

續仙傳譚峭字升叔博文強記遊歷名山辟穀養氣以酒為樂後入南嶽煉丹得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灼變化隱形

定辭瀾腸鮑助拍齒
高道傳塗定辭每到中春人服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解露使水自七竅入謂

之瀾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坐去難為葬具言訖卧化數夕顏色如生及就墳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

真誥鮑助不知學道法術年四十得面風氣口目不正兩齒上下正相切拍有聲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遇寒過大水墮長壽河中死北帝中間比遣煞鬼及日遊神地殃使取之而終不敢近鬼官問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常叩齒鳴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得散鬼氣不敢入是以無緣取得若助不行水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患風病而齒自動叩者猶能辟死却煞鬼况道士真叩齒鳴天鼓集神耶

靈膠續弦神芝活死

仙傳拾遺漢武帝巡北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帝以付外庫不知靈膠之妙也一日射虎於華林苑而弩弦斷使者請以膠一分口濡其膠以續弩弦續訖乃

使武士數人牽之終日不脫帝驚異為膠
出鳳麟洲蓋鳳喙麟角合煎之名曰集弦

膠
廣異記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處人時始皇
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草覆死人

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帝即遣使齋
此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曰此是東海祖

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卷神芝葉
似菰一株可活千人帝乃遣徐福及童男
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採芝

草後不返

徐登婦人丘曾男子

晉史徐登閩人也本是婦人化為丈夫有
道術能禁人令坐而不起禁水不流虎狼
伏地與趙丙為方外交同行其道道成登

仙

靈寶本行經云北室有精進賢者王福度
有女名阿丘曾年十六在密室香湯自洗
見金光曲照疑有不常遂出淨室登高望
見道真神仙精光輝耀丘曾乃作禮稱名

今暗天尊願轉身為男子俄頃之間已見
其身形化為男子元始天尊即命南極尊

神為丘曾之師授其真文給金童玉女道
語丘曾曰汝得師南極豈不高乎功滿德

備自當令汝位及至真起身三界迅足九
震朝宴太上也

蔡經狗竇宋卿雞窠

王氏神仙傳總真玉君名遠字方平遊括
蒼山過道民蔡經家君知其骨相合道往

而度之謂經曰汝應得度世以補仙官但
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

史知過狗竇中耳言訖而去經忽身熱如
火欲得水灌之舉家撻水如沃焦狀三日

之中消瘦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因失其
尸視被中之身頭足俱全如蟬蛻耳

洞微志李守中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
界道逢一翁自稱揚選舉年八十一邀守

中詰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
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

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
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梁須微視李元洽和

抱朴子道士梁須不知何許人聞梓楨赤
者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須年七

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行及
走馬後隱青雲山

仙傳拾遺李子元居隸上山石室中習讀
丹經專精念道忽有神仙乘羊而降授其

食氣養和之訣修之數年白日昇天今所
居山即第十化也下有綿冰山中石上多

有神羊之跡在焉

荀環駕鶴阮瓊碎臺
遂異記荀環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
物飄然而來乃駕鶴之容也羽衣虹裳質

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野人閑話趙尊師善飛符救人百姓阮瓊

家有女為精怪所惑父母召人醫療必先
知其姓名瓊乃請師垂教師曰不消吾親

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瓊得

符貼於門上其夜一更聞有巨物似中擊之聲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遂巡即死其符遂不見瓊遂碎鼉之首棄於溝壑女亦尋愈
俠士舞劍廉貞持戈

北夢瑣言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藥宮冬之夜霰雪方甚一二道友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美丁曰致之何難遂開戶奮杖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迨曉莫知所往道士後以銀榼納於本邑也
逸史裴令公少時術十云命屬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廉貞將軍遺某傳語大無情却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向北而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四宣塊石羊惜片竹

神仙傳田宣隱居鶴鳴山過一白衣神人將一塊石與之曰吞此可以不飢宣食之自此得道入山不出

續仙傳羊惜權進士第除台州樂安令棄官入山遇一絳衣人自稱靈英引入洞中得靈芝服食曰爾有仙分復引見茅君君曰惜有仙骨未得飛昇宜地上修煉遂引出惜自後絕食身輕抖擻骨節如片竹叩板之聲飲酒三升日行三百里

剛稱天門謝號鬼谷

王氏神仙傳王剛自稱天門子明補養之法著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陰生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陰人用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留心玄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也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天門子行此道壽一百八十歲顏如童子今升入玄洲為真人

人

又王誦學道於老君入石梁山採藥服食顏如童子後遷鬼谷山自號鬼谷子時蘇秦張儀問學於先生誦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就學三年辭去君曰足下勤勞四馬功名赫然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山之栢乎華陰之桂乎葉干青雲而無斧鋸之患玄狐赤豹隱其下文烏丹鳳棲其嶺比所居者然也悲夫二子輕喬松之未壽而貴一旦之浮華可惜哉

南昌免官元瑜逃祿

真誥都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天門靈關侯後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事免官今始當復職也
晉隱逸傳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蘿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召之公明至山瑀指期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